

专家视点

编者按

4月28日《新女学周刊》刊登的《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异及政策选择》分析了农民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异,并探讨了对此进行干预的政策选择,引发关注。由于老年女性贫困率高于男性,本刊特邀该文作者就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涉及的分性别影响进行解析,呼吁对女农民工的政策设计,既要有针对所有女性的政策设计,还要兼顾女性农民工面临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

农民工社会养老保险的性别分析与政策设计

王震

社会养老保险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工业社会应对老年收入风险的主要制度支撑。但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女性的养老金水平大都低于男性;而女性的预期寿命又高于男性。这导致老年女性的贫困率一直高于男性。在这种情况下,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需要充分考虑性别影响,在制度设计中体现男性和女性的不同需求。

农民工脱离农业和农村,进入城镇就业和生活,主要从事非农就业;相应地,也需要为他们建立合适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当前的制度框架看,农民工被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体系,可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其养老保险权益可通过一定的制度设计在不同制度及不同地区之间进行转移。这是中国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和完善的重大进步。但是,近年来,农民工的女性化趋势愈加明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4年中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7395万人,其中女性占33%。如何保障她们的养老保险权益,特别是在制度设计及完善过程中充分考虑她们的特征,不仅是促

进性别平等的重要内容,也是阻止老年贫困、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

关注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设计中的性别差异

养老金的发放模式或养老保险的受益模式,一种是受益确定型,即根据参保人的就业年限及在职期间的工资水平确定养老金的多少;二是缴费确定型,根据参保人在职期间实际缴纳的缴费确定退休后养老金的多少。但不管怎样,都或多或少与参保人的就业年限、在职期间的工资及收入水平相关联。

而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实际就业年限、平均工资收入等都低于男性,这导致女性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也低于男性。给定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需要依赖养老金生活的年限更长,较少的养老金分摊到较长的年限中,导致平均的月养老金水平更低。这是世界范围内老年女性贫困率高于男性的主要原因之一。

导致女性就业年限短、工资收入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女性承担较多的生育、幼儿哺育及家庭照料等责任显然是主要原因之一。对此,需要在养老保险的制度设计中,充分考虑女性的这一特征,弥补女性因家庭责任导致养老金损失。

发达国家在这一方面已经积累了不少有效的政策手段,这些政策可概括为两类:一是家庭内部补偿,或家庭内部的性别平衡,即家庭中男性积累的养老金权益通过一定的方式转移到女性身上,如遗属养老金、配偶联合年金以及养老金分割政策等。二是社会补偿政策,即社会对女性的养老金权益损失进行补偿,例如家庭照料补贴和家庭责任保护政策等。这类政策由国家因生育及幼儿哺育、家庭照料等导致的养老金损失进行补贴。

女性农民工参加社会养老保险面临的问题

根据目前农民工养老保险的政策,农民工可选择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也可参加户籍所在地的居民养老保险。为适应农民工的流动性,还设计了不同制度之间及不同地区之间养老保险关系转移继续的具体办法。这些政策有助于为农民工提供合理的养老保障,也为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提供了条件。

在这一制度设计过程中,女性农民工也同样面临女性普遍面临的问题,诸如就业年限短、工资收入低等导致的养老金水平低的问题。除此之外,相比于城镇女性职工,女性农

民工还面临一些特殊的障碍:

第一,她们能够在城镇就业的平均年限较短,不仅低于城镇女性职工,也低于男性农民工。基于全国流动人口调查的数据测算,女性农民工在城镇就业的年限大致只有11年~13年左右,低于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15年)的规定。这意味着她们将更早退出城镇劳动市场,即使她们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也很难满足最低缴费年限,无法拿到城镇职工职工的养老金,而只能拿到更低的户籍所在地的居民养老金。

第二,大量女性农民工并未被城镇职工养老保险所覆盖,这意味着她们虽然在城镇地区就业,但在其就业期间根本无法积累有效的养老金权益。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主要覆盖与企业有正式劳动合同的正规工人;但是女性农民工更多从事了没有雇佣单位的非正规就业。

第三,女性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处于较低水平,低于男性农民工,也显著低于城镇女性职工。这一点不仅意味着她们将来的养老金积累较低,而且也意味着她们还面临当前生活与缴费之间的冲突。目前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的总缴费率为28%,其中雇主承担20%,个人承担8%。女性农

民工的工资收入本就非常低,去缴缴费部分后,几乎无法维持当期生活支出。这导致大量女性农民工“自愿”选择不参加城镇职工养老保险。

社会养老保险设计中的性别政策

女性农民工在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过程中,不仅面临与其他女性群体同样面临的性别差异问题,而且还面临自身特殊的一些问题。因此,针对女性农民工的社会养老保险政策设计更为复杂,需要考虑到多方面的影响:既要有针对所有女性的政策设计,还要兼顾女性农民工面临的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

首先,应建立普惠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对全部居民,男性和女性提供相同的基本养老保障。公共养老金不与就业、工资和收入关联,切断养老金待遇对就业年限、收入和缴费的联系,作为养老保障的“安全网”。与就业、收入和缴费相关联是当前大多数养老保险模式的特征,也是导致养老金性别差异的主要制度设计原因。从这个角度,普惠制的公共养老金制度有利于养老金之间的性别平等。

普惠制的公共养老金在新型农村养老保险(2014年与城镇居民养

老保险合并为居民养老保险)的制度实践中已经建立了。从实际效果看,这一制度对平衡男性和女性的养老金差异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前的政策重点,应将这一制度设计扩展至城镇职工群体,从而将在城镇就业的女性农民工纳入其中。

其次,应扩大生育保险覆盖率,将女性农民工纳入生育保险。生育保险的主要功能是为女性生育期间提供稳定的收入来源,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就业的连续性。就业与收入的连续性有利于女性农民工延长就业时间和实际缴费时间,从而有利于她们的养老金权益积累。

当前生育保险是五个主要社会保险项目中覆盖率最低的一个,总的覆盖率只在30%左右,农民工群体的覆盖率更低,截至2014年只有7.8%。这意味着绝大多数女性农民工一旦遇到结婚、生育等事件,就只能中断城镇就业,回到老家。这非常不利于她们的养老金权益积累。从这个角度,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率将有利于缓解女性农民工在社会养老保险中的不利地位。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

里西姆金:让马其顿踏着舞步走向世界



50岁以上的读者一定对南斯拉夫电影《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记忆犹新。虽然这个地处中东欧的国家一分为六之后,便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不过,这6个独立后的国家能歌善舞的天性依旧,其中的马其顿共和国则以其接连举办了11届的国际舞蹈节走向了世界,而它的创办者——里西姆·里西姆金女士更是以“马其顿舞蹈史上的里程碑”之盛誉而蜚声国际!



里西姆金编导的《灵魂·大脑与其它》

在国内外编创《灵魂花园》《天国田野》《莫扎特》等29台大型舞蹈;为《亨利四世》《瓦格纳的剧本》等16台国内外戏剧编舞;出版专著《舞蹈艺术论》;主编文集《论舞蹈的翅膀》《新舞蹈剧场》《变革之路》等;出任马其顿国家音乐与芭蕾舞教育中心、斯科普里大学动作艺术教授,斯科普里大学下属的舞蹈学院院长,联合国教

艺苑映像

专栏主持: 欧建平(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导)

科文组织舞蹈联合会理事会成员和马德里分会主席,土耳其安塔利亚国家芭蕾舞团艺术总监,创办了“跨艺文化中心”“国际现代芭蕾舞”“马其顿舞蹈中心”,以及延续至今的“斯科普里舞蹈节”等。

从舞30多年里,里西姆金以旺盛的求知欲和上进心,坚持边工作边学习,曾先后赴乌克兰基辅的舍甫琴科国家剧院和英国伦敦的国立皇家剧院深造戏剧,前往保加利亚普罗夫迪夫的音乐舞蹈学院进修编舞和教学,并于2000年获得该学院的硕士学位。2008年,她又以“20世纪欧洲当代舞风格研究”为主题,开始在斯科普里的西里尔与美索迪乌斯基督教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非比寻常的旺盛精力、永不停歇的创新精神,数不胜数的舞蹈成就,使她先后赢得了“马其顿十大女性管理者”“马其顿50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马其顿文化艺术特殊贡献奖”等殊荣。而她特意为“第十一届国际舞蹈节”及“第二届国际编舞比赛”开幕式创作的大型舞蹈《灵魂·大脑与其它》,则以其民间+古典+流行三合一的混搭式音乐与舞蹈、国际阵容+雅俗共赏+酣畅淋漓的舞台旋风,将各国舞蹈家们带入了开门红的氛围,不仅让我们看到了她对各种风格音乐和舞蹈的驾轻就熟,更看到了马其顿在世界舞蹈版图上的重要地位。

女学书馆

孕哺与女性职业发展



魏国英 周云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年3月版

该书是国内第一部有关孕哺与女性职业发展的研究著作,集中呈现了2011年~2013年在全国进行的“女科技工作者孕哺两期对职业发展的影响”大型调查研究成果,既收录了定量和定性研究报告,也汇集了国内外有关女科技工作者孕哺两期平衡工作与家庭冲突的专题论文,并刊载了中国、日本、美国有关孕哺政策法规变迁的研究评述。

缺席与在场:当代中国妇女的有序政治参与



付翠莲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12月版

该书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大背景下,以政治学理论中的政治参与为研究理论根基,运用社会学性别分析方法,以制约妇女政治参与的因素为切入点,基于制度创新的视角对妇女有序政治参与面临的问题作深层次的根源和体制性根源探析,确立妇女政治参与与评价体系,创新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体制机制,进一步探索扩大妇女有序政治参与的基本路径。该书的主要目标是考察妇女如何通过有序政治参与提高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以提升其社会地位,实现性别平等。(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艺术学部讲师)

观点秀场

《三体》美国出版为何引发性别歧视之辩

阅读提示

《三体》系列第二部《黑暗森林》在美国出版遭遇性别歧视质疑是基于编辑出版制度本身的性别敏感原则。女性地位的改变有赖于社会制度事无巨细的变革和社会性别意识无孔不入的改造。社会变革是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于同一事件的辩论与争议是不可避免的。

孙百卉

近日,科幻小说《三体》系列第二部《黑暗森林》在美国出版遭遇了来自女性主义的质疑。根据澎湃新闻报道,作者刘慈欣在水木社区亲自发帖称:“《黑暗森林》英文版的修改多达一千多处,去掉了全部性别歧视,比如说联合国秘书长是美女就是性别歧视,四个面壁者全为男性,也涉及性别歧视。”刘慈欣此前引发了大众对女性主义太过敏感的讨论。

对女性主义存在认知差异

在这起事件中,引发争议的关键在于中美两国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认知的差异。女性主义作为一种

基于性别视角的社会改良运动及社会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其间大致经历了三个不同目标、不同关注领域、不同形式的浪潮,故而女性主义思想在西方社会是现代思想体系中十分重要的一环。女性主义对社会的批判始终伴随着西方国家的发展,西方社会也不同程度的建立起了对于女性主义的回应机制,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地调整——在制度及观念的层面上——以适应女性主义新的发展需要。女性主义理论认为:社会对性别的偏见、歧视与压迫导致了女性基于性别的集体社会地位的沦落。传统的社会性别意识建构并扩大了社会性别的鸿沟,从而加深了性别的平等。因此,女性地位的改变有赖于社会制度事无巨细的变革和社会性别意识无孔不入的改造,这些在西方社会早已取得共识。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美国编辑对于《黑暗森林》美国出版改编的意见,正是基于上述社会调整与变革。由于美国社会对于女性主义的认知,大众传播的出版物、媒介产品等内容参与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建构,在他们的工作制度及专业素养培训中会不同程度地涉及性别敏感的问题,并且这不是女性主义的专利,包括种族、宗教、社群等其他利益团体的平等建构问题都是需要进行综合考量的。比如一部好莱坞大片如果希望自己看上去政治上是完全正确的,那么它必须在有群体正面形象出现时,其中不乏各色人

种、不同性别的形象,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老、白、男”的价值取向。

基于这样的一种性别敏感原则,不同的职业会有不同的制度与实施细则,在出版行业,刘慈欣所提及的过多地使用“纯洁”“善良”“像天使一样”的词汇来描述女性形象被视为是加深两性刻板印象的社会建构方式与手段之一,因此被要求修改。同时,称赞一个女性外表美丽也被认为是引导人们关注女性的观赏价值而不是对社会发展的贡献,从而被认为不妥,这与2013年美国奥巴马在公开场合称赞一位女检察官是全美最漂亮的女检察官而向全社会及女检察官本人公开致歉,是同样的驱动逻辑。尽管女检察官本人并不生气,也有社会舆论认为此事小题大做,但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这样的言论的确对社会性别意识的建构产生了不良的引导,因此奥巴马也迅速意识到并诚恳而郑重地进行了道歉。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社会意识的变革仰赖于事无巨细的制度以及无孔不入的观念,这就是我们所谓建构的敏感,因为过去社会公众对此习以为常,所以不知不觉会因循传统的制度及观念。社会变革是循序渐进而不是一蹴而就的,因此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对于同一事件的辩论与争议是不可避免的。

辨析误读 理性看《三体》

《三体》要在美国出版,入乡随俗也是难免的,但由于国家和社会

之“俗”的不同,我们对于美方编辑的要求发生了偏差性解读,在刘慈欣的言论中,包含了认为造成这一修改结果的主导因素是编辑本人是位“女权主义者”。笔者认为在没有确定信息的情况下这样引导公众的意识是欠妥的。女性主义意识已经深入社会制度的微观层面,即使这位编辑的确是位“女权主义者”,也不能说明其做出了超越工作规范之外的基于个人价值取向的判断。换句话说,这样一种出版规则的制定并不取决于这个编辑是否为“女权主义者”,尽管性别敏感会被作为编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但仍然可能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此导致这一结果的唯一确定因素,是编辑出版制度本身。

从帖子的回复及跟帖来看,刘慈欣的言论确实产生了针对女性和“女权主义者”的误导,比如有人回复说希望《三体》第三部再出版时不要碰上女编辑,事实上在刘慈欣的帖子中甚至没有提到第二部的编辑是女性,只说是一位“女权主义者”。而笔者所看到的《三体》第三部恐怕将涉及比第二部更加严重的性别歧视问题,因为里面做出错误决定导致外星人入侵地球的面壁者正是一位女性,尽管他在上下文语境中表明了这位女性面壁者所表现出来的弱点并不是她个人的,而是当时全人类的状况,但这里隐含的不自觉的性别偏见仍然是昭然若揭的。

在针对此帖的议论中,我们也有很多理性的声音,比如很多人